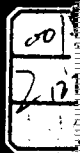


四明叢書

張宗祥



錢忠介公集卷十四

契家後學全祖望編次

縣後學張壽鏞校補

南征集四

論

伯夷叔齊

問曰以兵定天下弑其君而代之位始子周武乎曰前此有之黃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得志則固尊炎祚也而其時無死義者豈其時分義未明君臣之間根蒂

尙淺與條放代夏與周比世伊摯臣夏而去之亦未聞
有死義者以六百年之久六七賢君所孕嬪委而去之
曾無有憫焉懲勸其心疑當時史臣之失其傳也若非
史臣失其傳則伯夷叔齊者忠義之祖也夷齊爲忠義
之祖然則後世覲顏事仇行若狗彘者固炎帝諸臣之
遺教與或曰夷齊粟其父而非其子其闇矣乎曰文王
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臣殷粟也德則歸之仇則背之奚
其闇或又曰太公棄釣佐周夷齊弗式原其始同起海
濱俱歸西伯前後之間何其寬與曰太公功利之祖也

海哉海哉清濁攸分矣且齊之後爲田常所篡首陽一片石人鼎簋帶礪萬年義也夫

荀息肥義

奚齊與子何皆立不以正者也晉獻信讒而害甲生主父昵嬖而廢長子二子不能杜私情扶正統使君死非命而國亂者數世猶曰吾不負先君肥義亦引荀息之言曰死者返生生者不愧是不過矣乎二臣賽裳濁亂之波入乎淫淫之會抗節自引破首無悔太史公所謂輕命鴻毛者者然而胤母致命于一餐匹夫要死於一

諾非有大故感慨從之二子忠于所事各盡心焉要其風概自足千秋矣

召忽

君子曰召忽死賢其生管仲生賢其死此二言者足以爲定論然而繫生於死撰然齊等後之君子忽乎仲乎余以爲忽之賢也我爲政者也仲之賢也我與天參爲政者也仲負不世之才不忍以溝瀆死成一匡功輔君至霸後世美桓公者曰能用仇難乎爲仲矣漢高使使持節赦貫高高曰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

扼吭而死仲弗若也卽曰堂阜脫桔三繫三沐釋仇而
定交則亦婦人洗面更妝別奉巾櫛之日也蔡琰詩云
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勸厲流離成鄙賤嘗恐復捐棄假
使管仲不遇桓公不能成一匡九合之功流離鄙賤復
何足道管仲之能致其功以蓋其恥則亦有天幸焉故
曰我與天參爲政者也繇斯以觀召忽尙矣我朝靖難
之際骨肉遭禍亦猶夫二子也方正學先生具王佐之
才則亦猶管仲也文皇南下姚廣孝首以爲言恐絕讀書
種則亦猶叔牙之薦也而方正學乃至湛十族而不悔

視管仲何如哉余謂正學諸君子皆召忽之血胤也遷延至今日寇則寇之虜則虜之如倡優女子惟利所在不擇老少而奔之嗟乎管仲留一死以攘夷今且留一死而辮髮胡服爲天下先嗚呼此又管仲之罪人也

主屨者莽

主屨者耳不以賤賤不以怨怨袒臂而示信伏公而出鬪嗚呼主屨者哉

說

人說

人之爲言大概而人之猶大概而禽之獸之云爾人之
聖者爲聖人之賢者爲賢猶鳥則有鳳獸則有麟其他
具體而微如羔羊跪乳慈烏反哺之類是也餘恆禽凡
獸不可殫計若渾敦窮奇破鏡黃腰則亦禽獸中之亂
臣賊子也禽獸猶知惡之而況人乎禽獸于人猶中國
之于夷狄各有君長自成氣類人者尊稱禽獸者卑稱
此自然而尊卑之也非所以尊卑也猶夷狄之自爲禽
獸其本稱也未有暴惡之著而已禽獸矣春秋之法夷
狄而中國則進之不絕其善也如鳥之有鸚鵡白鵲獸

之有舞象孫供奉亦如忠臣義士低徊宛轉以殉其君
父而不辭禽獸而忠義則亦忠義之矣今去中原之敦
而從左社之俗既以其身入于禽獸而又行禽獸所不
忍爲之事禽獸云乎哉故禽獸庸近之鄰也亂賊禽獸
之墜也聖人憐人之庸近其後將至于禽獸故激而呼
之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收庸近之詞也若亂臣賊
子聖人不得已作春秋以誅其心孔子成春秋亂臣賊
子懼筆舌之口與烈山之火並著孟子曰人之所以異
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歷舜禹湯至于孔

子而人之位始竟人之局始苦故繇人而登之至于舜禹湯周公孔子而後止繇人而崩之卽至于禽獸而猶不止嗚呼戒之哉人者崩登之界也居今之世旣不能稱引春秋之意以懾亂賊之心滔滔者吾將安放惟師禽獸而已矣念念恐入于禽獸而後可進于聖賢故禽獸者聖賢之師也亂臣賊子其初亦自命爲聖賢而其後乃不得爲禽獸嗚呼戒之哉跬步之足不勤而榛蕪千里峴嶺之隙未塞而江河天下吾人一日未死則崔嵬未巔泮渙未岸也伏羲畫八卦初二爲地三四爲人

五上爲天置人于中者萬事之所起也所以支天而柱地也故乾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欲致其登以防其崩舍乾惕何道哉聖人慮人之放逸設刀鋸以治其血肉設易詩書禮樂春秋以治其魂魄而人猶有入於禽獸展轉崩墜而不止者吁可悲乎其可悲也二三君子曰毋但悲人人乎人禽乎禽吾尙未有所宿也盍勵諸曰在立志匠者得木尋之尺之必先度爲何等用吾先乎千百年後乎千百年而爲人不思尺寸其身自度爲何等人可乎文信國見廬陵祠歐陽文忠

諸君子便思俎豆其旁是所以成名也曰在達識今人所以甘受惡名而不避者不過畏死則問千古有不死者乎死之日涕泣宛轉獨非畏乎然而竟死則畏死無救于死也陸士衡云愛有甚而必去惡有甚而必得畏何爲歟則又曰畏刀鋸死夫刀鋸殺其軀耳不能殺其心也卽洞胸刺心及其實際耳不能及其空際也居于空際皇皇剡能抱靈而嬪于天故爲忠義而死則爲明神或入星辰或遊河漢夫何故惟心之故惟心不能殺之故若背天道逆人倫伏歐刀而死悠悠長夜矣或乃

辱父母體忘君父仇以一家物與一家如沈休文夢齊
和帝刀斷其舌呼道士奏赤章求免豈真有和帝爲之
祟哉夢中則見本相心中自爲獄具也而世人方且甘
麝醒濃以悅其口佳治窈窕以悅其體一遇有事行狗
彘不顧畏刀鋸之殺其身不畏聲色之殺其心畏人之
殺其身不畏心之殺其心畏一時之死不畏千秋之死
然則人直未嘗畏死也畏死則必思所以不死思所以
不死則莫如死曰在耐久太史公云怯夫慕義何處不
勉古人又言忼慷就死易從容赴義難我輩意氣相期

便荆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未容多讓及神氣稍聞思量一起便有千萬死不得之事故或能絕脛于俄頃之間而不能保節于白首之際士窮乃見蓋棺始定也孔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道者何也忠孝是也聞道而死機會相湊朝夕也苟不其然文文山在獄四年而死於柴市猶朝夕也趙程嬰立孤十五年而死猶朝夕也君子以道爲萬年其視生死朝夕而已嗚呼斯三說者吾黨所以自勵也持針而砭人不能治其瘕持鏡而照人不能見其背又奚取焉詩不云乎凡百君子各敬爾身

敬身以立人敬身以答天吾黨之志也不然阿戎以死
勸人彼其叔父猶癡之而況散焉者乎

子釗字說

禮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又曰冠而字之成人之道
也又曰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汝幼而孤不聞父命崩心
腐骨痛實難處汝逮事王父母王父母之名推情訖愛
字亦如之汝冠之年王父又蚤世詔告之責余豈敢辭
適丁國難亦未暇遑第四叔以師命命之字汝曰帝讓
取堯典之文也讓者美稱繫讓於帝其名震震爾小子

其弗敢安余於是爲更其字曰子釗仍呼而語之曰汝知所以字子乎汝名曰克恭克之爲言能也今夫坐如尸立如齊恭之義也汝能之乎朝廷之容師師翼翼祭祀之容遂遂粥粥賓客之容蹵蹵濟濟恭之別也汝能之乎子貢稱夫子之德溫良恭儉讓恭之友也汝能之乎不能則當勉孔子曰勉強而行成功一也可勿勉乎邱山不移而勤行者至江河靡就而泳游者登言勉也夫鳥矯翼而高飛以翼勉也鹿銜草而嗚呼以聲勉也夫以無情之物尙猶如此有知之人其弗勉乎故爲字汝

曰子釗者勉也能勉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有所立嗟乎其如不能已也企乎其如將有得也詩曰夙夜匪懈書曰懋哉懋哉皆是物也鄙吝消於心道義接於貌其爲人也過人遠矣釗者遠也夫釗於文爲金爲刀金之爲物精氣也烹液之從而割削之匠者厲氣致力然後成器金以致其瑩刀以致其果懋文書訓取義斯在尙繹思哉

序

序陳默公落花詩三十韻